

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

川端康成

哀婉小说



高慧勤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川端康成

哀婉小说

世
界
文
学
大
师
小
说
名
作
典
藏
本

高慧勤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徐如麒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川端康成 哀婉小说

高慧勤 编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875 插页 2 字数 124,000

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1502-X/I·1190 定价：10.00元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丛书为我社已出“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”之姐妹篇，目的是为了给广大读者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名著提供一个新的窗口。

二、本丛书所选均为世界经典作家，入选作品突出他的某一方面的艺术特色；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，适当也选收一点中篇小说。

三、本丛书分别约请国内知名的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编选，并撰写选本序；另请著名前辈作家施蛰存先生撰写总序，置于每本书的书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6年5月

总 序

施蛰存

近代型的短篇小说(包括中篇小说),在欧洲,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。英语称短篇小说为 short story,其字义为“短的故事”。中篇小说,英语为 novelette,其字义为“小型的小说”。而小说(novel)这个字的意义是“新奇事”。可知欧洲人的传统观念,以为“小说”都是以长篇巨制来叙述的新奇故事。

自从商业和工业相继勃兴,社会结构随之而大为改组。人民的生活节奏,也由中世纪的闲暇懒散,一变而为紧张忙碌。旧社会的那些在灯下炉边阅读几百页长的小说的绅士淑女,逐渐消失了。代之而兴的小说的读者,大多是职业知识分子,或赋闲的人。他们阅读小说是为了暂时填充生活的

空虚。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，于是短篇小说应运而兴。

短篇小说并不是具体而微的长篇小说。长篇小说可以容纳很复杂的情节，可以叙述延续几个月乃至几十年的故事始末。这些功能，短篇小说都无法具有。因此，短篇小说的题材内容、创作方法，逐渐地远离了长篇小说，自成为一种文学类型。

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(1918)，欧洲出现了许多短篇小说作家，他们的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是人生或社会现实的片段。通过这一段世态人情的突出描写，反映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形象。

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给“短篇小说”下的定义常常举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具有的条件是：通过少许人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的行为，表现了世态人情的某一方面的典型。因此，人物性格与故事结构，成为短篇小说作家最重视的创作方法。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作品，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典范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欧洲文学出现了新的动向。在新成立的苏联，作家强调写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；在西欧，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，作家们注意到：一切世态人情，都有表象和内蕴两种状态。人的一切思想、观念、语言、行为，都不是单纯的思维成果，它们是各种矛盾的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。于是，有不少作家，不再以外在

的人情世态为作品的题材,而以揭示人物内心的思维活动情况为题材,于是出现了心理分析小说,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开发了新的题材领域,短篇小说也随之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方法。这些作品,我们称之为现代型的小说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精心筹备,拟推出一套《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》,责任编辑徐如麒同志,来要我写一个总序。我看了全书目录,觉得这十种作品大致已可以概括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。

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。他的著名小说《查第格》是为讽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而作。从创作方法及故事结构两方面来看,它还不是近代型的小说。梅里美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。他的《嘉尔曼》是浪漫主义小说的杰作。从其结构及题材的处理方法来看,还是一部压缩了的长篇小说。屠格涅夫的两个中篇小说,也有同样情况。莫泊桑和契诃夫,各自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,他们分别奠定了俄、法两国的近代型短篇小说的基石。马克·吐温是这一系列中唯一的非欧洲作家。他的小说以讽刺见长,可以说是伏尔泰的继承者。康拉德和吉卜林,专写他们个人独有的生活经验,在小说的题材方面,可谓独专一家。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,已抛弃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旧风格,而创造了现代型的小说。

这样看来,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,除了各篇小说本身所给予读者的精神感应之外,还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文学史知识: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。

我希望读者看了全书以后,还愿意什袭典藏。

1994.9.8

〔附记〕

这是我为“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”所作的序言。当时,这套丛书刚出了第一辑,故序言的内容也多与第一辑的书目相关。现这套丛书准备出第二辑,并准备仍用这篇序言。我原想稍作增删的,但又想,该说的话其实都已说了,再说就有饶舌之感,故决定还是不作增删,只是补写了这段附记,以作说明。

1996.10.26

选 本 序

高慧勤

日本文学具有一种“盆景趣味”。一位日本学者这样说，“较之规模宏大而有破绽的巨著，宁可喜欢洗练而饶具风趣的精品。”比照一下川端康成的作品，恰好也具有这样一个特点。川端不属于长篇巨匠一类作家，而是写短篇的高手。一些名篇佳作，像成名作《伊豆的舞女》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《雪国》，以及《名人》、《水月》、《山之声》、《古都》等等，都是中短篇。短篇讲究章法，注重语言，需要才情，比起长篇，非得锤炼技巧不可。而作为一个唯美作家，川端在艺术上，一向追求完美，穷工极巧，赢得了“语言的魔术师”之美誉。所以，川端的一些作品正如同盆景艺术，能“以涓滴之水，尺寸之树，呈江山数程之景象，具瞬息万变之佳兴”。篇幅虽不

大，却都珠圆玉润，耐人寻味。

川端的小说，几乎没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题。但他善于写情，精于刻画女性。擅长表现女性纤细的情感，委婉的心理，寂寞的忧伤，充满对女性的体贴。然而，他的爱情小说，结局都不那么圆满，常常流露出好事难谐的惆怅。所以，读川端的小说，无论是《伊豆的舞女》，《雪国》，抑或其他作品，无不使人感到一缕低徊幽咽的哀婉之情，一丝莫可名状的空灵之意。即便像《名人》这样的纪实作品，通篇也氤氲一股浓重的悲怆之气。至于那些描写自家孤儿身世的小小说，更是写得凄凉悲切。这或者可说是川端小说的风格罢。本书所选的五篇作品，无不具有这样一种美质。

《伊豆的舞女》是川端根据 19 岁那年的一段经历敷演而成的短篇。描写作家为摆脱孤儿的悲哀和青春的悒郁，独自去伊豆漫游，路遇一伙江湖艺人，便结伴同行。他们心地善良，为人淳朴，让人感到人情的温暖。尤其那个天真未凿的小舞女，对他表示一种温馨的情意，使他萌发一缕柔情。作品的结尾处，是小舞女那欲说还休的依依离情，少年书生涓涓而流的感伤泪水，透露出川端式的一抹淡淡的哀愁。川端的这一成名作，通篇充满青春的诗意和抒情的气息，成为日本青春文学的杰作。

《雪国》连同《千鹤》和《古都》，在高手如云的世界文坛上，于 1968 年，第一次为日本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。小说的艺术手法，美学追求，代表了川端的最高成就，被奉为

“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”。作品描写舞蹈研究家岛村，三次去多雪的北国山村，与当地的艺妓驹子由邂逅而情爱，同时又对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，怀有倾慕之情。虚无思想甚重的岛村，认为人的一切营求努力，都归“徒劳”，自感对驹子的处境爱莫能助，便决意分手；驹子虽然追求两心相契的爱情，却是“一度相逢一度愁”，三度之后终了了；而叶子，在恋人病逝后，也在一场大火中死去。书中岛村对浮生若梦的喟叹，驹子爱而不得的怨望，叶子对意中人生死两茫茫的忆念，再辅之以雪国山村的清寒景象，使全书充溢着悲凉的基调。

两篇小说都蕴含着哀婉的情致，但《伊豆的舞女》是一片纯情的自然流露，清新而明丽，不着意处自风流；而《雪国》，写的是成年人的情感，缠绵而幽怨，是作家精心营造的艺术情境。不过，《雪国》同时还另具一种空灵之美。远山寂寥，雪光皑皑，星河皎洁，哀情幽幽。尤其作品开头描写映在火车玻璃窗上的暮景流光那一段，已经成为名文。在这一点上，短篇《水月》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而且更加精巧凝练。小说叙述一个再婚女子对死去的前夫刻骨铭心的怀恋。女主人公那种旧情难忘的悲哀，复杂的心理，写得丝丝入扣，委曲尽致。川端以女主人公梳妆用的一柄小手镜为媒介，把即景抒情，抚今追昔的种种意绪交织在一起，展露出女主人公缠绵不尽的思念与憧憬。水中月影本空灵，而镜中水月更虚幻！但这恰好见出川端惊人的笔力，能将其升华为一种意

境，一种美。

本卷所选的另两篇作品，《玉铃》和《弓浦市》，也是同具这种美质的杰作，但又各有异趣。《玉铃》描写一个姣好的少女的天折。通过拴在一根线上的三块月牙玉，相互撞击的那一瞬间，发出美妙动听的声音，引发出无限的联想与回忆。川端以一枝生花妙笔，纵横古今，摹人状物，既有思古的幽情，也有伤逝的悲哀。美玉，仿佛是少女的象征，圣洁、高雅；玉铃，则是少女的心声，在情人的怀里，“胜过最美的爱情低语”。清音琅琅，变化万千。“昨夜在玉铃声中见到了你的倩影/清晨，为什么这样动情？”玉铃分明是少女对爱情的呼唤；然而，“玉铃唤来了清晨的露、伤心的泪/却留不住斗室里祷念情人的秋风”，蕴含了少女无限的哀叹。“玉铃”一词，按日本《广辞苑》的解释，本为“瞬间”之意，源于古代万叶和歌，指玉石相激发出清响的那一瞬间，也指草上晨露晶莹的情景。而小说里的玉铃，既指铃声，亦含瞬间，象征少女生命的无常与短暂。玎玲的玉铃声，那么空灵缥缈，刹那之后便再也无处追寻；那清音美韵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至此我们不能不赞叹川端艺术功力的深厚。

川端早年研究过弗洛伊德学说，很多作品都写到梦境、潜意识之类，甚至连几百字的小小说里也不乏梦的描述。《弓浦市》这篇五千来字的小说，写的就是一个女人的白日梦。书中那位“女客”，凭借幻想，编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爱情故事。看似可笑，实则可悲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：“大多数

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是不时地创造着幻想的。但是，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，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。而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。”可笑的白日梦中，隐含着“女客”的不幸。作品的写法，有别于《水月》式的情意绵绵，也不同于《玉铃》类的优雅典丽，但同样体现了川端的慧心巧思，别开生面，余韵悠长。

艺术往往就是一种技巧，一种匠心。川端能从一方玻璃，一柄手镜，几块玉石，生发成一个个美妙精彩的艺术情境，全在于他匠心独运。是川端半个世纪来，孜孜以求，不断磨练自己的艺术感觉，砥砺小说技巧所达到的胜境。无怪乎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辞中要称赞他具有“高超的叙事技巧”了。至于川端小说的风格之美，哀婉幽怨的意蕴，既是他本人的美学追求，也源于他自身的气质禀赋。

虽说川端创作伊始便游艺于传统与西方现代派之间，在他看来，借鉴西方，不过是为了在形式与技巧上开拓一条新路而已。而他更倾向于传统，很早就表示过，“要成为地道的日本式的作家”，以“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”而自期。他从少年时代起便浸润于平安朝（8至12世纪）的古典文学，《源氏物语》已“渗透我的心灵深处”，是他精神上的“摇篮”。书中那种优雅闲适的贵族生活，缠绵悱恻的男女恋情，悯物惜情的“物哀”精神，予川端的创作以深刻影响。“物哀”，这是日本特有的美学概念，主要表达“同情共感、优美纤细的怜惜之情”。其中对四时风物的感念，世事无常的喟叹，更具

有悲伤哀婉的内涵。在平安朝时,成为贵族日常生活里的美意识,也构成日本民族审美理想的基础。其实,从更早的万叶诗歌以来,日本文学就带有悲哀的意蕴,表现出一种悲剧意识。而这,与川端的个人气质十分相投。

1899年,川端康成出生于大阪,2岁丧父,3岁失母,于是由祖父母抚养。7岁上小学那年,祖母又过世了。自此同又聋又瞎的祖父相依为命,过着惨澹凄凉的岁月,忍受孤独寂寞的哀伤。这时,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等古典名著,既是他精神的慰藉,也涵育了他少年的感伤情怀。三年后,一直寄居在舅父家,终生只见过两面的姐姐也去世了。到他16岁那年,就连祖父这唯一的亲人,也撒手人寰,把他一人撒在茫茫人海。从此他“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”,或寄人篱下,或辗转于宿舍公寓之间,变得更加多愁善感,同时也愈发孤僻内向。在东大读二年级时,失恋的伤痛又给他以新的打击。

亲人的相继死别,使年少幼小的他,成了“送葬的名人”;战争期间,故旧的接连去世,他又成了“写悼辞的作家”。在“生于儒死于佛”的国度里,他自幼即已看惯了双手合十的虔诚,听惯了往生净土的佛号……总之,川端所经历的那一系列丧事,孤独,失恋,以及种种人生创伤,决定了川端性格的形成,“影响了我对世事的看法”,铸就他悲观虚无的人生态度。他以一己的人生体验,感悟到一种“日本自古以来悲哀”,“每逢赏月,一缕日本式的哀愁,总会暗暗潜入心头。而这缕哀愁,连类而及,使我深味日本的传统”。而

“在日文里，‘悲哀’与美是相通的词”。美即悲哀。他把“日本式的哀愁”，当作一种传统的美。这既与他的心境吻合，也符合他的审美要求，更构成他文学的内在素质——哀婉之美。

哀
婉
小
说

目 录

总 序	施蛰存
选本序	高慧勤
伊豆的舞女	1
雪国	32
玉铃	162
水月	181
弓浦市	196

伊豆的舞女

山路变得弯弯曲曲，快到天城岭了。这时，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，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。

那年我 20 岁，头戴高等学校^① 的制帽，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，肩挎一个学生书包。我独自到伊豆旅行，已是第四天了。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，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，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。重叠的山峦，原始的森林，深邃的幽谷，一派秋色，实在让人目不暇接。可是，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。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。这时

① 高等学校，即旧制大学预科。